

Meine siebente Einsamkeit

第七種孤獨

以尼采之名閱讀詩

陳懷恩 著、譯



Herzlichen Grüßen
 von mir und Famil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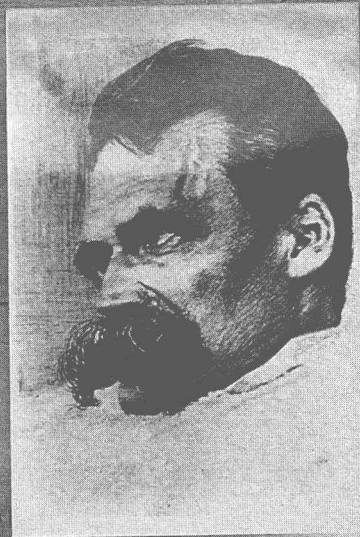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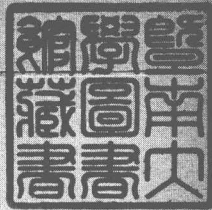
Tausendmal mir die Feder leicht gegeben.
eigentlich spricht er ganz leichthin aus sich selbst
einiges an sich selbst und ist sehr schmerzhaft, es sehen so viele
geprochen wie geschaut?

B516.47
200611

第七種孤獨

——以尼采之名閱讀詩

尼采著、譯



Langhans' Gesetze
von Niurus Freund Langhans

Ich habe mich nie so sehr tief gefühlt
wie jetzt, als ich mich in die Welt
setzte, in die Welt, in die ich mich setze, in die ich mich setze
gefühlt, wie jetzt?

第七種孤獨——以尼采之名閱讀詩

作者譯者◆陳懷恩

美術設計◆黃子欽

封面攝影◆劉信佑

責任編輯◆張海靜

行銷企劃◆黃文慧

副總編輯◆張海靜

總編輯◆王思迅

出版◆果實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 2356-0933 傳真◆(02) 2327-9210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讀者服務專線◆0800-020-29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9:30~12:00;13:30~17:30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17-0999 讀者服務信箱E-mail◆cs@cite.com.tw

劃撥帳號◆19833503 戶名◆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新馬發行所◆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Penthous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印刷◆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年7月初版

定價◆新台幣320元

ISBN 986-7796-40-3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第七種孤獨：以尼采之名閱讀詩／陳懷恩著
—初版— 臺北市：果實出版：家庭傳媒發
行，2005〔民94〕面：公分

ISBN 986-7796-40-3 (平裝)

1. 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 學術思想 — 哲學
147.66 94011252

我的第七種終極孤獨！……

——尼采，《戴奧尼索斯頌歌》，〈火的記號〉

查拉圖斯特拉為何逃避著動物與人間，
為何遠離著所有的安樂家園？
他已知曉六種孤獨——
然而海洋已經不夠孤獨，
島嶼將他升起，讓他在山峰上化為火焰，
成為第七種孤獨……

弗利德里希·威廉·尼采

Fride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目錄

阿波羅和戴奧尼索斯的競逐之地——尼采詩選導讀（代序）——2

- 22 I . 尼采少年詩選（1858—1864）
52 II . 尼采的初戀與別離之詩（1863—1864）
74 III . 尼采青年詩選（1871—1877）
92 IV . 尼采筆記詩選（1882-1884）
110 V . 梅西納牧歌（1882）
130 VI . 玩笑、狡詐與報復——德國詩韻序曲（1882—1886）
162 VII . 逍遙王子之歌（1886）
194 VIII . 戴奧尼索斯頌歌——尼采詩九首（1888）
250 IX . 尼采後期詩選（1886—1888）
262 X . 尼采紀事
314 XI . 不存在的巴黎與愛情——尼采情感事件簿中的幾頁

衍伸閱讀——340

後記——350



阿波羅和戴奧尼索斯的競逐之地

——尼采詩選導讀（代序）

一.

尼采是不是詩人？

尼采當然寫詩，他從少年時期就投身於詩和音樂的創作，十歲開始寫作，到四十五歲崩潰之前，仍奮力完成《戴奧尼索斯頌歌》（*Dionysos-Dithyramben*），向世界提供了整整三十五年的創作成果。尼采的書寫，顯然由詩開始，以詩結束。詩對尼采來說還具有相當特殊的生命意義，在他心中，成為詩人和音樂家的意向要遠遠超過於去當個哲學家。然而世界自有安排，因為叔本華，使得尼采從此迷戀上一門概念詩的藝術（*Kunst der Begriffsdichtung*）——形上學；由於華格納，更讓他的音樂創作幾乎被畫上終點。可是，哲學史書上總是說：尼采是個具有音樂性格的哲學詩人。

說也諷刺，後世讀者之所以將尼采視為詩人，並不是因為他寫詩，而是因為他寫出了許多像詩一般的哲學作品。尼采著作中特具影響力、接受度最高的文字，畢竟不是那些以傳統詩歌形式所寫的作品，而是如詩一般讓人迷醉、詩性飽滿的文章和論述。說到底，尼采最好的「詩」絕對不是韻文和歌謠，而是像《查拉圖斯特如是說》那種如交響詩般壯闊交織的文字巨構。這些澎湃自戀、繁瑣層沓一如複合媒材（*mixed media*）般的文字拼貼與銲接，讓人印象太過深刻，讓他的真正詩作在後

世讀者的視野中逐漸黯淡下來，更讓尼采「詩」的閱讀和評價，在整個二十世紀當中日趨荒漫。

許多讀者也會對尼采的詩抱持著另一種想法：尼采既然是個哲學家，那麼，他的詩應當是次要的、從屬於其哲學表述的。這些詩作或許只是一些建構哲學思想所用的初稿，否則就是生活中用以觸發思考線索的斷片與隨筆……，換言之，人或以為：尼采之所以寫詩，大概就像畫家在製作巨幅繪畫作品前會提出設計草稿和素描一般，因此這些詩稿應當也可以被後起的、更完整、更正式的哲學文字完全取代。不過，這種看法和我所觀察到的尼采寫作實境出入甚大。

尼采的詩基本上都是詩歌，而且無詩不歌。他在寫作之際，總是有意或無意識地構思著譜曲歌唱的可能性，在聲韻上鍛鍊徘徊，不下尾韻，就押頭韻，某些詩句格律之古舊與講求，歌德、席勒尚瞠乎其後，幾乎讓人無法想像這是一個在赫德林（*J. Ch. F. Hölderlin*）之後、與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只差二十年的世紀末詩人。從形式上看，尼采的詩如果也可以透顯出所謂的藝術自由的話，充其量只是技術純熟化後的揮灑。這種情形一方面說明了前面的講法，尼采溫吞嚙沫式的詩韻寫作法，比諸其代表著作《悲劇的誕生》、《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帶給讀者的巨浪滔天心靈刺激，其間相距幾不可以道里計。但是它也同樣證明了尼采的詩並不只是隨筆，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正式而完整的書寫品！

說實話，現代讀者大概不會反對「詩人尼采」這樣的稱謂，但卻未必會認真去讀這位詩人所寫的詩，縱使讀過，未必有印象，即便有印象，

未必動心，就算動心，鮮少驚豔。高達美（H.-G. Gadamer）有幾句對尼采詩的評語，今天看來仍頗具說服力，他說：

「尼采的詩歌風格，和他那些膾炙人口、感人至深、無可比擬的散文風格恰巧形成鮮明的對照，尼采詩的影響力，也已經被大多數人所『超越』。我們不會再去吸收他那過分沉重的藝術模式，密集的半韻和頭韻，凝練的語詞遊戲和戲仿、動人的隱喻與變體；我們必須把這些文字的錘鍊光彩視為歷史的錯誤，儘管當我們閱讀尼采詩作時，其文句深度和魅力，仍然會不斷的給我們新的啟示，但總的來說，這些方面卻已經被超越了……」

這段話所描摹的情境相當尷尬：尼采的詩，從藝術形式上來看，並不切合廿世紀讀者的品味；尼采的文學成就也早已經讓位給其日益增長的哲學思想地位。因此，尼采在後世的地位與成就，在語言表述上也應當以散文作為主要的書寫認知形式……總之，尼采最重要的書寫不是詩。

尼采是詩人！但是詩人尼采最重要的文獻和書寫竟然不是詩！那麼，我們又該如何來看待尼采存世的豐富詩作？

這個問題也許應該作海德格式的展開：詩人尼采希望我們看到什麼？我們希望從尼采的詩裡看到什麼？以及，我們又看到了什麼樣的詩的希望？不過，總該讓尼采先發言，讓他自己告訴我們他是什麼樣的一個詩人。

二.

尼采是什麼樣的詩人？

如前所述，尼采對詩具有一定的迷戀和信仰。但是他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詩人身分？詩人尼采和哲學家尼采是不是可以孑然分立的兩個人格？其實對尼采來說，這些問題根本不存在。他在寫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同期的書信當中，就曾經宣稱自己本就「是個不折不扣的詩人，無論從這個概念的任何涵蓋層面來看都是如此，雖然我也如此熟練地站在對立的角度來摧殘所有的詩。」（1884）¹

1888年，尼采在為《瞧這個人》所寫的設計綱要中將自己的言說身分作出以下劃分，按照這種劃分，尼采不只是雙重人格，而且是六合一的多能書寫者：

《瞧這個人》

一個多能者的畫像

1. 心理學者的言論
2. 哲學家的言論
3. 詩人的言論
4. 音樂家的言論
5. 作家的言論
6. 教育家的言論₂

1. 見尼采書信全集1884. KGB. 2, 571

2. 見尼采遺稿 *Nachgelassene Fragmente*. (以下簡稱NF), *Oktober- November 1888*. 24[3]; KSA, XIII, 632f

這則綱要是《瞧這個人》的原始構想之一，和我們所熟悉的「為什麼我這麼聰明？」版本相去甚遠。不過，尼采這本書假如真的按照上面這種設計法綱舉目張的撰寫出來，今天大概也沒人要讀了。

話說回來，尼采本來希望通過這六個面相來說明自己的生命歷程，這是我們研究和理解尼采時所無法忽略的重要方向。多能者尼采，絕對不會讓別人像剝洋蔥般剝去自己任何一個身分，好對他的思想進行分析式的解讀。也別忘記！尼采是一個大書寫者，他的所有思考見地都必須通過書寫來展現，而他的書寫也會從生命的各個層面噴薄而出。因此，持有任何一個身分的尼采，都會在不同的問題上捍衛一些相同的目標和主張，雖然這些語句也都像洋蔥般氣味嗆人。

我的想法比尼采自己更直接一些：尼采不只是詩人，他還必須是詩人！按照形上學的說法，詩人具有特殊的存有地位，歌德曾經將柏拉圖充滿道德排斥意味的「詩人說謊」現實觀點，巧妙地轉成具有創造表現力度的「詩人說謊」形上觀點——詩是虛構與創造，是人間形象世界的想像與建構活動。尼采不但繼承了這種德國美學的轉換，更將「詩人說謊」這種形象建構的活動予以封神，讓祂成為從希臘古典走來的美麗夢影——阿波羅。不只於此，尼采也看見了詩人的酒神信徒身分，他所鍾愛的詩人赫德林曾經追問過：「在這個貧乏的時代，詩人何用？但是朋友，你說：他們在神聖的夜裡，從一地向另一地游移。」不管海德格怎麼說，尼采對「詩人何用（*Wozu Dichter*）？」的答案應該會和赫德林的想法更接近——詩人是被沉醉的戴奧尼索斯引領著走入暗夜的舞者。

我們也不難觀察到，從《悲劇的誕生》以後，尼采的書寫就表現為一

種阿波羅和戴奧尼索斯的競逐與對抗，他的詩篇更是這場競逐的決戰之所。書寫生命的戰役漫長而激烈，其搏戰方式是用已知之我的死亡，來換取未知之我的新生——這就是詩人的勇敢，他們的生命道路就是去追求戰鬥，去展開自我生命裡頭的阿波羅與戴奧尼索斯競逐。在這種自我對抗與自我克服中，生命的任何一個層面都有可能產生失速的危機，整體來說，也會進入裂解的險境。這種生命力量過度盈滿，以至於隨時想要涉險犯難的詩人精神，正是超人的意涵所在，也正是尼采哲學所能給出的至高典範！

三.

尼采能給我們什麼樣的詩？

尼采的詩並不易讀，當代尼采英譯名家霍林達爾（*R. J. Hollingdale*）對尼采詩書寫風格類型所做的劃分與描述，對我們的閱讀頗有助益。他認為尼采成熟時期的詩作可以概分為四種：第一種詩是有韻的諺語式斷片，企圖用最少的字，凝煉精簡地表達複雜的思想內容，尼采在《偶像的黃昏》當中曾經豪氣萬丈的說：「我的野心也不算大，只是想用十句話來寫盡別人要用整本書才能寫出的內容——以及他們用整本書也寫不出來的東西。」所形容的就是這種書寫風格的產物。尼采的第二種詩是符合傳統規模和主題的短詩，這些作品明顯地以海涅（*Heinrich Heine*）作為學習對象，同樣的，尼采也曾自許過：「對我而言，抒情詩人之冠非海涅莫屬……他擁有那些無比完美的神聖邪惡……將來必有一天，人們會將海涅和我同視為德國最好的語言藝術家。」（《瞧這個人》）他的第三種詩較為人所廣知，是以實驗韻律效果為主的詩歌。第四種詩則是

無韻詩，或者也可直接稱為戴奧尼索斯頌歌式的詩作。³

尼采寫詩，開始得早。一般說來，少年詩人寫作，有時純靠才情顯豁，造作語言機鋒；有時端賴步武前賢，踵事增華。這兩種情形，尼采兼而有之，只是不太承認。早在1858年的《自傳》當中，他就曾如此描述自己：「（十歲時期的）這些詩作大多描繪壯闊的自然景象，因為每個年輕的心靈，都會被自然雄偉的畫面震懾，也最喜歡用詩來寫作……內容多是凶險的海洋冒險、雷電與風暴。這些詩並沒有學任何一個人，我也不能想像，人怎麼可能會去模仿別的詩人，把別人的靈魂安放到自己身上來寫詩？」

這些話說得美麗，所以也可稱為美麗的謊言。事實上，莎士比亞、歌德、席勒、海涅、拜倫、赫德林……這些詩家都被尼采視為可尊敬的對手，少年尼采，乃至於中年尼采的詩作，也都還清清楚楚的向這些大師借火。

尼采經常提及的幾位德國大詩人，姿態各異：歌德老辣，舉世無儔。其詩文飽滿處，生機勃勃，通篇如大軍壓境，前鋒強度關山，後師萬箭俱發，至其散淡之作，渾若無事人漫說閒言語，字纔一二，不求清靈，卻自剔透。海涅奸險深算，如棉裡藏針，語似平常而機鋒內蘊，讀之有致，觀其抒情寫景之作，不務蒼涼而自顯沉痛，詩句常如浪子漫行，拈花自嗅，悲笑同時之際，雖輕薄語即見道語。席勒稟賦良正，其詩青年生猛，純係以才情發動善心善念，而行文哲思漫溢流現，絕少收斂約

3. Friedrich Nietzsche, *Dithyrambs of Dionysus* (Dionysos-Dithyramben),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 J. Hollingdale. Anvil Press Poetry, 1984, pp 8-13.

束，其勝處在純真，瑕處在於太純真。赫德林則猶如萬古無歸之魂靈，冷冷悠悠，無喜無悲，隨處飄行遊蕩，凌空檢視著歷史戰場與古境廢墟上曝現的屍骸。

尼采一直將歌德當作自己效法遵循的對象，對他來說，歌德不但是德國詩人的同義詞，甚至被列入「超人」的行列。當我們閱讀尼采時，絕對不應該忽略尼采與歌德生命著作間的平行關係。不過，我在這本書中也只能就學力所及，隨處穿插，散說一二。尼采跟海涅的關係更奇特，在美學見解上，尼采曾經猛烈抨擊海涅對希臘神話和悲劇文學的詮釋，也堅決要用「夢影迷醉」來代替海涅所主張的「希臘的沉靜」。在《瞧這個人》當中，尼采則將海涅推向詩學的高峰，稱道他替世界提供了詩人的最高概念——「神聖的惡毒」。仔細看看尼采的詩文作品，許多文句分明就是從歌德和海涅奪胎而來。

再說赫德林，赫德林當然是近代詩的巨擘，他就像是十九世紀文學史上爆裂的超新星，而其威力和光芒似乎也像超新星一樣，需要幾百、幾千光年之後才會到達太陽系。赫德林在當時仍是爭議性人物——回到希臘，追問詩人何為，以迷狂、失韻而脫落羈絆的散文式書寫來寫詩，更不用提他後來的發瘋。尼采讀赫德林確有所感，但是坦白說，尼采和赫德林的文字品味截然不同，尼采是用詩來改革散文和語言書寫的人，赫德林則是用文字和語言來衝決詩之書寫的人，青年尼采仍迷戀著一切聲音，赫德林則迷戀無聲無臭的存有之境，追摹影像的無盡源頭。

尼采在中學時期就開始閱讀赫德林的詩作，並且還寫過一篇關於赫德林的讀書報告《致友人書，推薦一位我喜歡的詩人》（1861.10.19）。任

課教師卡爾·科伯斯坦（*Karl August Koberstein*）對他這篇文章的評語今天看來也頗具教育熱誠，他寫道：「我必須誠懇地向作者提出建議，爾後應該選擇比較健康、比較好懂、比較有德國味道的詩人作為報告主題」——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德國教師心目中，赫德林原來是個病態、晦澀，作品如希臘神諭般難解的怪異德國詩人。有些惡評對詩人來說反倒榮於華袞，赫德林如果有幸親聞這幾句話，或許也會頷首微笑吧？

當代文獻學者沒有放過少年尼采這篇報告，並且也已經具體比對出：尼采當時只是一字不漏地抄寫坊間出版的文學百科全書《現代經典作家：新時代德國文學史書目、評論與文選》（*Moderne Klassiker: 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neueren Zeit in Biographien, Kritiken und Proben. Cassel, 1853*）裡的條目，加頭添尾，用來繳交作業。其實只要當過學生，或者擔任過教職的人，對於尼采這種行為絕對不會感到陌生。熟悉尼采學習歷程的人也知道：他後來在波昂大學就讀時，也曾抄錄叔本華的《意志與表象的世界》中對康德先天綜合判斷的敘述來充當學期報告。尼采的年代畢竟沒有網際網路，否則他也可能會用滑鼠左右鍵單雙快擊選取剪下貼出一篇學期報告。在我看來，我們對這樁事件的理解重點，可能應該擺在尼采想要學習和投身的知識對象上，而不必要求少年尼采一定要展現出天才般的原創力。

尼采熟讀席勒，在《悲劇的誕生》中也曾借用席勒的《歡樂頌》來說理談玄，雖然他的那段文字看來更像是提香畫作《戴奧尼索斯和亞莉阿德娜》上所呈顯的影像。再者，他對當世的美國詩人朗法羅也有過不錯的評價和罵語，這恐怕是因為他的名詩《超越顛峰》（*Excelsior*）的關係，尼采和朗法羅在某些詩境和詩韻的態度上，顯然氣味相投。

然而，尼采出生於這些大詩人之後，負擔何其沉重。和他們相比，尼采的韻文顯得繚繞陰柔已極，其擒藻用字，頗費推敲之力，聲韻安排亦峻險無比。一字形容，曰：苦。

四.

尼采的詩寫些什麼？

尼采的書寫當中一直重複著某些揮之不去的主題意象，詩的情形更嚴重。凡是好的人、事、物、情感，尼采就會用「健康」來加以擬況，不好的、惡劣的、負面的、沒有建設性的想法或是物，當然就叫做疾病或「不健康」。

那些身體的警訊與搏鬥的痕跡，被尼采充擴到成為直接通往價值判斷的訊號。至於其他不斷出現過的譬喻，像閃電、太陽、深——深淵、深沉、深不見底的空間與深邃的深度，獅子和貓、老鷹與蛇、黏液、沙漠、荒涼、孩子、星、月……，這些圖像更是讀者們早已耳熟能詳的。

尼采從兒提時代就喜歡使用閃電和雷鳴的譬喻，他對詩的書寫要求也如同閃電，企圖以爆破的靈光快速擊中事物，但這些閃電化為語言之雷鳴時，卻很難立刻來到遙遠聽者的耳邊。此時，尼采只顧著讓閃電激暴下一個閃電來裂解存有的黑暗，恐怕連他自己都來不及聽見精確的雷聲。他用文字勾勒出快速滿佈天際的閃電，在尚未選定可以表述與生命纏綿交歡的喜樂語句之前，後續推湧過來的激情便已經將前面的思想燃燒殆盡。尼采從不選擇有利的事實來說服讀者，而是選擇有力的解釋來